

# “岭南第一古刹”光孝寺 藏着1800年前 宁波与广州的

## 故事



光孝寺正门。记者 严瑾 摄

第136届广交会昨天闭幕。展会期间，一大批宁波外贸人来到珠江之畔寻觅商机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宁波人与广州的渊源，至少可以追溯到约1800年前，甚至在“未有羊城”之际，就已埋下“草蛇灰线”。这段尘封的往事，藏在坐落于广州市中心、被誉为“岭南第一古刹”的光孝寺中。

据《光孝寺志》记载，光孝寺最早的前身是公元前2世纪南越王赵建德之故宅；三国时期，吴国虞翻谪居于此，辟为苑囿，世称“虞苑”；虞翻去世后，其后人舍宅作寺，取名“制止寺”；到了东晋，西域僧人昙摩耶舍在此建造大殿，名为“王园寺”；经几番沿革，南宋以后始称“光孝寺”。

虞翻(170—239)，字仲翔，会稽余姚人(今属宁波市)，是三国时期吴国官员、经学家，也是六朝时期余姚虞氏家族的代表人物。

这个宁波人为什么会 被贬谪至岭南？他的事迹对广州和岭南文化有何深远影响？



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里的虞翻形象。

### 1 “古之狂直”

在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虞翻是赤壁大战前诸葛亮“舌战”的江东群儒之一。而据《三国志》及裴松之记载，历史上的虞翻，不仅是一位堪称“古之狂直”的名士，还是一位“技多不压身”的“斜杠学者”——

他尽心效力孙吴政权，曾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豫章太守华歆归降，助孙策兵不血刃拿下地盘，还文武双全，善使长矛，号称能“日行二百里”，曾掩护孙策平定山越；学术上，他精通《易经》等多部经典并著书立说，还擅长医术和占卜，曾在关羽被击败后，精准算出他“不出二日，必当断头”，令孙权直呼“可以和东方朔媲美”……才华横溢的虞翻，深得孙策的赏识，“待之以交友之礼”。

然而，在孙权继承兄长的基业后，虞翻以“疏直”的个性“犯颜谏争”，屡次惹恼孙权，又“性不协俗，多见毁谤”，致使仕途坎坷。

孙权当上吴王后，大宴宾客，为群臣斟酒。虞翻故意趴在地上装醉，等孙权离开他又坐起来。孙权勃然大怒，欲拔剑杀他，幸亏被人劝住；还有一次，孙权和张昭讨论神仙，虞翻当即指着张昭“开麦”：“那些都是死人，世上岂有神仙？”孙权积怨爆发，下令将他流放到交州。

彼时的交州，覆盖如今我国广东、广西的大部分区域以及越南北部，治所为南海郡番禺县(今属广州市)，其中轴大致在今天的广州市北京路步行街北段，靠近广交会宁波交易团的团部酒店广东大厦，距离虞翻谪居的今光孝寺一带仅2公里左右。

在被视为“瘴疠之乡”的岭南，虞翻满怀幽愤，感叹“生无可与语，死以青蝇为吊客，使天下一人知己者，足以不恨”。但他并没有消沉，而是潜心钻研学问，为《老子》《论语》《国语》作训注。并且，“讲学不倦，门徒常达数百人”，通过大规模讲学授徒教化一方。

同时，虞翻身在边陲，仍心系国事，托人上奏劝谏孙权向辽东购马一事，却被“一贬再贬”至苍梧郡猛陵(今属广西)。

后来购马一事受挫，孙权追悔莫及，派人赴岭南打听虞翻的情况，称如果还活着就送他回都城，若已去世就将他归葬故乡，让他的儿子出仕。等使者赶到，虞翻已客死羁旅十余年的他乡，享年70岁。

### 2 余音回响

虞翻死后，他对家族、对岭南、对后世文人的影响，仍余音袅袅，不绝如缕。

宁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唐燮军指出，虞翻“忠直蹇谔”的个性，深刻影响了其后嗣的立身行事，进而扩展成为余姚虞氏的家族性格。

比如，虞翻的第四子虞汜，出生在父亲谪居的南海郡。他无畏强权，反对权臣孙綝其行废立之事，后官至交州刺史，被封为余姚侯——再次体现宁波人和岭南的渊源；虞翻的第五子虞忠则在晋灭吴之战中以身殉国。

尔后，其家族在六朝至唐初人才辈出，如隋唐时期政治家、书法家、文学家虞世南，同样继承刚烈直谏的家风。

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。传说中，虞翻曾在谪居的故宅种下河子树，让“虞苑河林”之名不胫而走。而虞翻在此地兴师讲学，更是对岭南学术文化传播有发轫之功。

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罗昌繁看来，虞翻是《易》学大家亲身赴岭南第一人。汉代的易学名家如扬雄、马融、郑玄等人都是北方人，未有到过岭南的记载。而在虞翻之前，岭南地区鲜有大规模聚众讲学的示例。虞翻将知识普施于大众，对于没有中央官学的岭南地区，教化意义非同一般。

罗昌繁进一步指出，从

汉末开始，岭南逐渐成为历代放逐罪臣的重要场所，虞翻则是被贬岭南的第一重臣。他将弘毅的儒家精神纳入贬谪的文化语境，为后世贬臣在贬所著述讲学、施行教化树立楷模。

历经千年，虞翻的故事广为后世文人传颂。有人借他的事迹抒发自身被贬谪的悲愤，如唐代韩愈的“自叹虞翻骨相屯”，宋代苏轼的“永愧虞仲翔，弦歌沧海滨”。更多人则和虞翻一样，以谪居之身，行学者之事。比如，王阳明“龙场悟道”，传道于贵阳文明书院，始论“知行合一”——在冥冥之中，做出和乡贤虞翻相似的选择。

如今的光孝寺内，已基本不存虞翻相关遗迹，唯有一块新修的《光孝寺新建虞仲翔先生祠碑》，记录由清代乾隆年间进士曾燠撰文、书法家伊秉授书写的碑文。其中，有一段文字隔空回应虞翻千年前的喟叹——“仲翔一时无知己，而千载之知己多矣；一时无吊客，而千载之吊客多矣。维此河林，传为虞苑，民思其人，犹爱其树……”

斜阳晚照，“大隐隐于市”的光孝寺褪去白日的喧嚣，继续寂然潜隐于历史的长河，无声地倾述着这位宁波人在岭南的往事，见证着两座古老而辉煌的海丝名城跨越1800年时空的悠久情缘……

### ●新闻多一点

光孝寺，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

东晋时期，达摩祖师东渡广州，在此传播佛经；到了唐代，禅宗六祖惠能在光孝寺的菩提树下受戒，并在此作“风幡论辩”，留下“非风动，非幡动，仁者心动”的知名典故。

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，光孝寺见证中外佛教文化的传播，和宁波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——比如，鉴真东

渡的筹备工作，多次在宁波完成。而在他第五次东渡时就因遇上大风，被迫到光孝寺停留；再如，有学者在今天的 光孝寺内发现疑似宁波梅园石的造物遗存，推测它可能是从宁波出发沿海上丝绸之路抵达或途经广州，被当地人用于 古建而留存至今。

“千年商都”广州和“港通天下”的宁波，还有很多说不完的故事…… 记者 严瑾